篆蝕勺編

蠡勺編卷三十五目錄

見子母母拜之　　別序孝經

眞草孝經　　接輿楚狂之名

仲子崔復儺　　武城有越寇

子思臣穆公之疑　　巂周燕燕乙

經厄　　經稗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頒十三經義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又以儒術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始頒行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後賈公彥又撰周禮儀禮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既已頒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未修望詔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不

著姓名或曰唐徐彥也

治易當主象數

上元文學程廷祚字綿莊以經學名其治易乃專主義理而力排象數吾邑張南山本惠半農說謂治易當以象爲先如以理而已則卦爻中曷爲多方設象且言狐言鬼而狐何以言三狐鬼何以言一車乎蓋理處于隱聖人設象以顯之理處于虛聖人設象以實之虛者實之卽祭祀爲尸之意也隱者顯之卽鑄鼎象物之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使衆人觀象玩辭而理見焉此牖民覺世之苦心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鄭王敬曰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凡物之族至不一也比而同之則反亂惟使之各從其類而物始可辨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凡此皆所以審異而天下始无僭瀆乖爭之患乃所謂大同也朱可亭曰同人同也辨則不同矣惟有不同而後有同若无不同又何同之有乎禮運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此說出自老莊漢儒摭入禮經非聖人之言也良楛美惡之不齊物之情也親疏厚薄之異等人之倫也去稂莠所以植嘉禾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渾而同之是大亂之道也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半農易說曰蠱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揜義故蠱彖父子門外之治義揜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愚謂日在甲爲早庚從貝爲續古文早作甲續作賡甲者開其始故彖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无初有終

若濡有慍

韓城王文端公杰著惺園易說其解夬九三爻辭曰若濡有慍言已若爲所濡不能無慍究之事過而心跡自明所謂其要无咎也蓋公拜東閣大學士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頄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附致政時　睿皇帝製詩送之有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

韓城之句亦足以見公之卓矣

三正

蔡九峯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蘇氏亦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若其說皆非也所謂怠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道絕無子丑寅之說蓋商始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所未聞董生謂舜紹堯改正朔然舜之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則江都之言亦未可深信葉氏乘假曰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改月此一說也程伊川謂不改時但改月此二說也蔡九峯謂不改時亦不改月但以十一月爲歲首此三說也按不改時亦不改月何取于以十一月爲歲首蔡氏之說非矣不改時但改月則夫

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氏之說亦非矣故元
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共宗
漢儒力詆朱說然不知漢儒之說亦自不通蓋謂周必改
建子爲春正月故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
建寅何有冬至也謂周必改建丑爲春二月故左傳昭二
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二月仍是建卯何有冬至也愚則
謂建子建丑或可改爲春正月春二月不知立冬小雪大
雪冬至小寒大寒亦可改作春正月春二月之節氣中氣
耶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淸明穀雨又可移作立夏以後之
節氣中氣耶若依彼改時亦改月則冬十一月作春正月
立冬又作立春而二十四氣皆錯亂矣夫春分秋分夏至

冬至不可改則春夏秋冬亦不可改故左氏以十一月爲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貞筆合以孔子所書春王正月爲建正月而係之春者明此乃春時建寅之正月非冬時建子可作正月也大聖前知若預卜後世有三正之說故以春王正月四字立爲千古正案此聖經所以有功于萬世者此也後儒悖聖經而宗傳註謬謂商建丑周建子不亦妄乎故愚謂唐虞夏商周統是建寅必無三正迭更之理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天子承天命諸侯承王命此天命王命之分也言今武庚已承王命爲殷侯奉殷祭祀乃又暗奸天命顯逆王命便是自絕其祀也蓋此二句緊接上文惟爾殷侯尹民我惟

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斂句命卽命爲殷侯之命罔卽罔念
作狂之罔此爾罔不知與詩彼昏不知語意正同惟其昏
罔不知王命之當敬大惟天命之是圖只顧目前不計其
後遂致覆宗絕祀亦弗念及此眞昏罔無知之極也蓋寅
念卽下文克念作聖弗永寅念卽下文罔念作狂夫武庚
旣蠢動圖天之命亦生于弗永寅念寅敬也永遠也言不
知永遠敬念其祀一念之肆天命是圖孟子善利之閒舜
蹠遂分可不信哉此節上承殷侯等句下開惟帝降格于
夏數節斷指武庚言不當如蔡傳以奄插入淆亂理脈也

王釋冕反喪服

東坡蘇氏謂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非禮引孔子曰將

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受顧
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
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南昌姜曾濬泉曰
東坡所引孔子之語實本于曾子問考曾子問開卷一章
即問君薨而世子生孔子曰太祝裨冕執束帛命毋哭告
曰某之子生三日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太宰命祝史以
名徧告于五祀山川考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
裨服裨服而着冕玉藻裨冕註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是裨
冕華于麻冕蟻裳多矣夫君薨世子生太祝告殯服之三
日命名太宰諸臣又皆服之若夫世子初即位主喪視世
子初生太史諸臣承天子臨終之命告于嗣王嗣王承君

父之訓以正其始祝告殯以世子生其事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如謂君薨子生可以裨冕告殯而嗣王親承册命御見羣臣其事之重且大者不可服冕有是理乎蘇氏只知援照將冠子服喪服而冠以譏康王之非不知比附裨冕而告世子生實爲天子之禮是東坡讀曾子問舍其大而舉其小也即以冠論天子與庶人異亦有可考者家語孔子曰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其頌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由此觀之康王君臣皆冕服而御册命正本于成王服袞冕而見諸侯東坡謂周公在必不

爲此豈竟漫無所考乎夫周公攝政成王始加元服服厥衮冕朝祖廟見諸侯在武王既葬之後孔子尚不以爲非召公作相康王君臣麻冕黼裳受册命見諸侯在成王未葬之前蘇氏獨譏其非禮是豈東坡之知禮反出于周公召公成王康王孔子曾子之上耶昔朱子答潘子善書曰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是亦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王之命以告嗣王韓愈順宗實錄其事可考又答余正甫書云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册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朱子援古今以證服冕最爲確論但又云設使

制禮作樂當此之際只得除之猶未免惑于東坡成說而存兩可之見也故九峯作傳悉用蘇言陳櫟解書並存朱語皆不能斷歸一是甚哉大禮之難言也久矣又曰予爲此解中引家語或謂家語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不足爲據或又謂大戴禮公冠篇述孝昭冠辭蕭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譏周五經然否論謂成王十五已除喪周公冠之按周公作儀禮士冠禮一切冠醮之辭皆四言體與詩經同家語冠辭之體亦與之合若大戴記成王之辭僅僅五句首句五字中三句各三字末句四字長短參差與儀禮冠辭體例不同又附載孝昭冠辭共十二句多七言長句不過其中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穉免之幼

志僞同家語而字句多少又殊妄見爲肅竄之邪許叔重
五經異義謂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正是喪服冠與家語
合家語冠頌與儀禮合爲可以偶同孝昭冠辭四字遂斷
爲竄又爲可以大戴禮之畧而舍家語之詳哉先曾子問
伊訓韓文皆著明吉服即位爲歷朝大禮東坡既援曾子
問因喪不冠之語不知援國君生子稱服而見世子之文
反議召公非禮獨不思本文固明言王釋冕反喪服可見
王先服喪服以盡子道繼而即位受命又服冕服盡君道
旋釋冕服仍反喪服以全子道而終喪其即位服冕者權
也釋冕而反喪服權而不失其正仍歸之于常也經文如
此明顯東坡議之固非先儒多爲所惑其故何也因世人

過庭家語故附論之

關雎五章

朱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姜汝念謂舊本作五章朱子答劉玶書亦論及此乃傳仍作三章何也蓋第二章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興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一興體其求之不得四句爲第三章則賦體也第四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以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第五章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又以興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是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此全詩義例也若四五章合爲一章則是既以荇菜與琴瑟友又以荇菜興鐘鼓樂一章之中興而又興八句之

內取興有兩凡三百篇無此義例也當從五章之說為長

北堂

衛風伯兮篇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蓋婦人專禮由正階昏禮親迎婦從降自西階入門升自西階見舅姑升自西階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是也婦人從夫相次而行亦由正階士喪禮下篇遷祖從柩升自西階既祖婦人降自阼階反哭入廟婦人升降自阼階適殯宮升階自阼階是也其不從夫相次而行者則出入由闈門升降自側階如特牲少牢之祭士喪之朝夕哭皆然側階者北堂下之階以其在北而北向曰北階以其在東西房之北則無之曰側階婦人升降多由于此故俗稱母爲北堂也

無衣

秦哀公因申包胥故而作無衣之詩見于左傳甚顯而詩傳不引殆爲變風終于陳靈之說所惑耳姜氏曾曰定公四年柏舉之戰吳敗楚師庚辰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云云哀公曰子姑就館胥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謝秦師乃出考之秋賦詩有二體一自作一述古如七子賦詩及歌詩不類皆述古人之詩以見志也至因事而新作者如賦載馳賦碩人賦清人賦黃鳥及此賦無衣左傳載之詳矣卽就秦風論黃鳥詩傳云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

之哀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辨說云此序最爲有據不過據左傳耳夫同一秦風同一左傳文公六年傳可信而定公四年傳獨不可信乎國人之賦詩可憑而哀公之賦詩獨不可憑乎今且卽其辭析言之所稱之子卽包胥也與左傳子姑就館之子同所稱之王卽昭王也當時惟吳楚僭王詩三稱王正合時事所稱之仇卽吳仇也同仇云者蓋與楚師同報父兄暴骨妻君妻妻大夫妻要楚王母之仇也此指以班處宮言然左氏謂以尊卑班次居王與大夫之宮耳公穀誤以宮爲室且以室爲妻大謬不然沈文愨公辨之最晳興師二字與如秦乞師秦師乃出以秦師至等師字互相照應矣王于興師修我甲兵云者蓋曰子之王興師于先兵吳人職我卽修我甲兵戈矛

等恭相助破吳以復仇也此與子蒲子虎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又天然關會矣觀其與子同仇同袍同澤偕作同裳偕行何其言之親洽許之切至也蓋哀公初聞包胥之辭有若鄰于君疆場之患備之以害遠吳未定君其取分又歆之以利想哀公之心已動觀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可知其意矣又感包胥忠烈立依庭牆而哭至于七日之久其悲哀之聲頓連之狀眞令聞者傷心見者酸鼻且爾時十有八國同侵楚又同盟而秦皆不與正秦楚和親之時見吳滅楚國班居王宮殘其廟社雖楚人不共戴天之仇秦獨無感激乎是以言之親洽許之切至也或謂此王指先王然子者對面相稱之辭仇者必有如父兄

君上朋友之仇方可云也夫民思戰鬪或可平居稱述先王亦可若謂思周之盛時而念同仇不知盛時之王倒戴干戈四海永淸豈有未報之仇待後人修戈矛與同報耶所指之王果何名所言之仇果何事由或說思之全無着落失詩旨矣或曰春秋書楚子削其王也詩之王指楚何以不刪耶曰孔子未嘗刪詩前人有言之者且春秋孔子作故可削楚之王詩非孔子作何能禁秦人之不稱楚王乎又春秋時乞師及鮮師救人其賦詩見志未見引此詩者其詩晚出爲哀公所作更可見矣秦誓係于尙書五十八篇之末無衣作于春秋二百十八年之間是書終于秦詩亦終于秦矣又劉向新序節士篇秦哀公爲賦無衣之

詩闔閭內傳秦桓公哀公誤作桓耳為賦無衣之詩皆與左傳合
可以互證、

鳲鳩

陽湖惲氏曰鳲鳩鳴鳩也鳴鳩鴶鵴鴶鵴布穀布穀郭公
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紒焉如鸜鵒其鳴多聲聲二十四
囀故曰鳴鳩黃鸝十二囀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
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
正矣鳲鳩之詩大矣哉

魯春秋當始伯禽

江氏永曰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此未筆
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為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惡

公以上舊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僖公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于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

左傳之左別解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即以官爲氏史有左右江愼修疑邱明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

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皆經生敘述傳聞未嘗見國史也按程伊川謂傳無邱明字不可考鄭漁仲謂其人必在趙襄子之後距孔子之沒七八十年郝京山謂其書出三晉詞人之手反有借義公穀者而上蔡張沐仲誠至謂孔門弟子採雜史所序左者左右之左經在右而附傳于左故名左傳左之義佐也傳之義傳也佐經而傳故取名左傳其中斷語如君子曰孔子曰之文則閱史時所筆如今之批評並載以爲傳焉爾似未覩漁仲京山之說者

諸侯用六

隱公五年初獻六羽衆仲之對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杜

氏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太常元嘉十五年繪彭城王義康舞佾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註左傳與隆同襄公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見左傳杜解補正

會于召陵侵楚

春秋定公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

楚也南昌美懷哲謂齊桓五霸最盛召陵之盟止書八國以敬王之季世劉子能合十有八國之諸侯同侵荆楚何其盛也葢劉子克定內難復辟于周楚納子朝故侵之胡氏曰書侵陋之也然則齊桓侵蔡亦陋之乎不知潛師掠境曰侵用兵也是時諸侯侵楚不鬪楚出兵應敵下書蔡公孫姓（姓音生見集韻）帥師滅沈不鬪楚出兵以救沈三月侵楚之諸侯五月又盟于皋鼬得志于楚故尋盟也七月書劉卷卒書楚人圍蔡于其後可見前之侵楚滅沈楚不敢較者以劉子能合十八國之師勢不能敵也其卒之後書楚圍蔡可見諸侯不能復合因無劉子故也故春秋又書葬劉文公其卒其葬皆書于册葢詳錄時賢以見其身之

存亡關世之盛衰衛彪傒引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殆有天意耶觀春秋詳哉劉子及諸侯序爵則侵楚實美之非陋之也又按自隱四年會潛至哀十三年會黃池凡九十七會王人主會惟此列會之衆亦惟此是春秋之會未有盛于此者使天假之年則劉子復合諸侯南制楚東服吳有餘力矣東周又何難爲耶向輯春秋恩門鈔收高安朱文端公說猶謂書侵爲貶晉人以見王綱之不復振而劉子與東諸侯無能爲也得姜氏此論乃心開目明用亟錄之

溝防之善

冬官匠人爲溝洫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

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註謂以淤泥淫液之使厚王昭禹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埶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埶則其土易崩爲溝者必因水埶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埶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是故善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埶也善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埶也

儀禮脫誤

崑山顧氏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

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監刻矣萬歷中北監本江愼修曰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脫誤

長曰能御矣

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康成曰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平湖陸淸獻稱其說不可易謂集說指御車甚謬按葉夢得亦謂大夫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對少儀問國君之子幼曰能御未能御豈國君之子亦執御乎

孔子少孤章

羣經補義檀弓孔子少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

粵雅堂校刊

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濩孫（字送人雍正甲辰舉人官比部著有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而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爲倒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于郰

曼父之母而知之蓋惟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句當在問于郰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與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窆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爲已葬也郰曼父者意其爲郰人也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見于母母拜之

冠義見于母母拜之說者疑母無拜子之理故陳氏註援賈疏以釋又引呂氏云母有從子之義故屈膚敬以申斯須之敬復以王氏此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禮故禮之異于衆子爲的又疏義云冠禮薦脯于廟冠者奉脯出闈時母在廟門外故先見而拜之儀禮明云母拜受原是拜脯之自廟來非拜子也然脯醢所以醴子而子自徹非歸胙之比何必拜受且兄弟亦拜之烏在其爲脯醢也玩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謂之與爲禮則是子拜于母而母答拜之非母先拜也吾師馮汞廬先生曰見拜見也拜答拜也子稽首而母手拜之以尊重事所責于冠者重也蓋古人童子拜跪尊者不爲答禮至冠始與爲禮其爲答

拜無疑矣

別序孝經

侍雅節高麗國遣使如周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鴟雄圖三卷按國史補經籍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緯書載鴟雄圖不言越王孝經新義皇靈孝經也

宋高宗眞草孝經

宋高宗書眞草孝經殘碑舊在廣州府學今廢爲井牀嘉慶十八年修省志採訪者得之始移置明倫堂東序按高宗御書諸經俱刊石太學玉海載紹興二年八月十六日癸卯上出所寫孝經詩書篇章宣示宰執此言孝經而未言

眞草相間之孝經七年九月戊寅賜向子諲御書眞草孝經九年六月辛丑秦檜乞以所賜御書眞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于後上婉辭檜再三請乃從之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此則眞草孝經刻石之可據者矣蓋高宗嘗以眞草御書賜曹勛見松隱文集又嘗書嵇中散養生論行楷眞草相間見弇州山人稿生平蓋好用此法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賜秦檜眞草孝經嘗時守臣晁謙之刻之郡學至元時已經火不全至　國初則更無有故朱垞經義考並湖州學常州學諸刻皆云未見據王昶金石萃編今杭州學所存者左壁易書詩中庸論語孟子共三十八碑右壁左傳四十九碑于是疑孝經爲易經之訛不知洪邁御書閣記已言有孝

經可據今吾粵尚存此石雖殘闕愈可寶也碑凡五層層五十二行行約十字或十一字九字不等眞先草後兩行相間上兩角闕泐如圭以慮虒尺度之高五尺八寸廣六尺一寸經中敬字避寫作欽恭字避寫作謙上自本也二字起下至廣要道章章目止新通志曰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則爲石今已亡每章標目無第一第二等字蓋鄭氏本然與釋文間不同蓋釋文稱本鄭氏而後人據石臺本改已非陸氏之舊如無念誤刻毋念匪懈誤刻匪解灾害誤刻災害續莫誤刻續焉之類得此刻尚足正之或謂第五層之末已刻廣要道目則正文不當另在他石考光堯石經中庸僅一石孝經以字計僅千七百有奇較中庸尤少

粵雅堂校刊

此碑每層五十二行一層可容二百七十餘字廣要道章以下計七百有十餘字更加三層則全經可具卽年月跋語皆可臚列矣然則此實全蔵碑耳或因欲爲幷牀椎鑿令其方正未可知也至碑之立不能定爲何時然玉海旣云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當時秦檜勢燄顯赫守臣承順意旨惟恐後時此可想而知總之此石在今日爲絶無而僅有不獨顧亭林石經考軼載卽竹垞覃溪竹汀諸先生皆親至學而皆未得見物之顯晦信有時乎見譜荔軒筆記

接輿楚狂之名

顧麟士云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遂名之以

紀其人王草堂謂論語只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又云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閻氏釋地江氏圖考皆遵用之姜檍園曰莊子三十三篇以內七篇爲主先儒稱是莊子手定之文接輿之名一見逍遙遊有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等語再見人間世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等辭三見應帝王有肩吾見狂接輿及接輿曰是欺德也等言均在內篇若以論語歌辭六句莊子演之爲疑蓋莊子楚人記之宜詳孔門聞歌畧紀大概亦情勢之自然者且二十八句何嘗不用韻乎况以接輿爲人名不獨莊子亦不始莊子楚辭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

靡行伍子逢殆兮比干菹醢戰國策范雎說秦昭王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于殷楚夫范雎魏人以接輿箕子並數于秦廷屈子以接輿桑扈伍子比干接爲同侶是天下皆知接輿之名也莊不足信豈國策楚辭亦皆不足信耶至皇甫士安高士傳又謂接輿姓陸名通抑知自齊宣王封少子季達于平陸其後始以陸爲氏當接輿時無陸姓也

仲子崔後儲

家語言子路死輒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凜凜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爲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考南史孝義傳師覺授謂孝子傳八

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于黶遂殺之左傳作孟黶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史記作壺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于城西決戰黶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覽援之書久已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復有孝子並垂不朽也但子路之死見左傳哀公十五年辛酉閏月必歲暮明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即孔子卒此兩引皆言子崔既長似于歲月猶有疑義焉

武城有越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武城魯北境去吳越數千里越雖并吳亦無由寇魯傅莫庵謂竹書紀年貞定王五年於越徙都琅琊越絕書亦云句踐徙都琅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琊或由越徙琅琊之後與武城密邇故致寇耶然考琅琊山在青州諸城縣秦始皇留此三月有琅琊城漢琅琊郡治此蓋係齊地至山海經所云琅琊臺在勃海間句踐必不離江淮吳越而僻治于此大抵秦以前事紀載多失傳校難究詰

子思臣穆公之疑

傅氏學流曰淳于髡謂魯穆公之時子柳子思為臣拔史

記伯魚年五十歲子思年六十二歲孔子二十而生伯魚當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時子思之年已約畧二十矣自是歷哀公十一年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至穆公嗣位之元年合計七十年據史公所記子思之死三十餘年矣何緣尚有臣穆公之事然旣去子思不遠又不應妄指地下陳人以禦口給此疑至今未釋也

巂周燕燕乙

爾雅釋鳥巂周燕燕乙說文解巂字曰周燕也從隹從屮象其冠也冏聲通雅曰說文失爾雅句讀誤以周燕解巂字而陸璣則云巂周子規也燕燕則乙也惟孫舍人謂巂周燕燕乙一物三名是巂周亦燕名矣而景純不取故其

註亦曰子巂鳥出蜀中而註燕燕則云一名玄鳥齊人呼鳦其曰燕燕者古人重言之如詩言燕燕于飛漢書童謠言燕燕尾涎涎也由是邢疏亦以巂周爲子巂鳥格物總論亦謂杜鵑一名巂周而顧野王玉篇則又曰卽布穀也衆說紛紜要當以孫氏爲正

經厄

朱竹垞曰大戴禮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弃夏小正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在宋曾列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傅氏學沆曰漢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

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蒼書比孝經呂不韋書稱禮記此千古經厄

經稗

經稗六卷建安鄭方坤荔鄉撰採諸家筆記中說經之語排次成書以補傳註之闕因多採自說部故取稗官之義以稗爲名蓋傳註之文全釋一經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雜家之言偶舉一義大抵有所獨得乃特筆于書說多可取良以此也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見　四庫提要愚之蠡勺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

蠡勺編卷三十五

譚瑩玉生覆校

鑑今編卷三十六目錄

南都兩案　史閣部孫

蠡勺編卷三十六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五經所載人數

周櫟園曰五經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

九經字數

各經字數歐陽永叔言之詳矣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

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合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字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無茶字茶茗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即今之茶也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蓋古人用墨以器和之莊子所謂舐筆和墨是也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又九經無醋字無豉字無麪字無糕字無眞字無仙字無佛字虞書無也字論語無此字只有斯字大學無斯字只有此字詩經於字皆音烏易經無字皆音无今序卦中無字偶一見之疑後人誤矣

漢世印文

漢世印文皆作五字如丞相之印章是也有不足五字者則以之字足之蓋漢以土德王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無他義也

史莫切於日歷

陳氏書錄解題有建炎中興日歷五卷宰相新安汪伯彥廷俊撰敘元帥開府至南都踐極事天台徐一夔大章曰近世論史者謂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

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愼重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

之史所以爲精確也

漢初宗室蕃衍

漢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李仁卿曰高祖即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抑何如是之多耶然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鬨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高祖度大器小

高沙夏氏曰豁達大度是高祖遠邁後王處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遂趣鑄印張良借箸而籌以爲不可遂趣銷印

其胸中空洞無物焉援所謂無可無不可是也顧漢治不得比隆於三代者器小故爾始由咸陽觀秦皇帝喟然歎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後因叔孫通定朝儀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也此其發露處底裏已可概見

漢世重農

丹鉛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盡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

有餘者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語必古田畯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劭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勸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仿佛周人皆文帝之家法貽之也

蒯通傾險

王禹卿曰蒯通酈食其陸賈皆楚漢間辨士之傑出者也

陸生文雅酈生豪邁若蒯生者特傾險反覆小人耳食其說齊下之通嫉其功說韓信使襲齊齊遂烹食其夫齊已下矣襲之何加於漢襲無備之齊又何加於信而徒陷食其於死地殊不可曉信既定齊通力勸信反其詞之竦動至矣是時微信不聽通言則漢事幾殆而信亦早有滅族之禍矣通之傾險反覆如此豈可與酈陸二生同日道乎然食其以博辯雄一世而不得其死吾竊哀之劉須溪曰士於功名之會惟恐不至食其一日下七十城縱酒而飲得意何可言豈知蒯通之睨其側哉爲高陽酒徒以死未爲失也三復斯言庶幾哉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矣按半舫老人謂陸生稱說詩書實開漢代文教和平勃誅諸呂

立孝文皆預參贊又能審勢藏機而不露其迹蓋得子房之遺意者以辨士目之殆非其倫也

魏丙器量之別

魏相諫擊匈奴一疏止無名之師弭速兵之慨眞經國遠謨也中言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弑夫者凡二百二十八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矣當時丙吉同心輔政各竭所長觀魏衛霍氏武庫意在必報丙有曾孫阿保之功絕口不言其器量似丙勝於魏至問牛喘一事時人以爲知大體則非也夫不問民鬬是矣燮理陰陽乃驗之牛喘耶於牛喘而憂時序失節豈知燮理之本者所當爲乎宜乎目

粵雅堂校刊

丹少光蕭望之以爲三公非其人也見高沙夏氏提要錄

東漢祠祀之非

鄱陽傅氏學沆曰兩漢祠祀惟二祖六宗二祖謂高祖世祖也六宗謂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代宗孝宣曰中宗孝元曰高宗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按光武爲景帝子長沙王發之後孝武暴戾皇統盡於哀平而支景之澤未艾天故生發以延後漢二百年之祚不宗景帝而宗武宣元旁支張純并欲舉舂陵四廟而廢之當時不知其非也東漢多經術大儒而制禮若此殊不可解

子瞻論黃霸非允

李敬齋曰東坡論黃霸以鶡爲神爵云黃霸本尙教化乃復用鳥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余以爲不然夫

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晉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習行仁以權濟道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霸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為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真過論矣盍亦思夫霸之時得為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為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為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驁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幾何其不為洗垢求瘢與

宋行都南北內

桯史曰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陛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衞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於人因更末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顓

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
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孽於位熺猶戀戀
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治家廟以
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於建康遂
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
厲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淸蹕躬朝歲時爲奕重華繼
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修鴻名宮室寶皆無所更稍北連甍
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實生是間
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筲
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也

理宗顱骨復葬故陵

博雅錄云楊璉眞珈發南宋諸陵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其貲入籍於官顱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其事於明太祖帝嘆息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勅葬故陵世徒知大年羊月鬼戰山南爲唐林諸義士之功不知月支無恙乃太樸之力也事具明史危素傳

明祖斥言利之臣

太祖每斥言利之臣如王德亨請開階州水銀冶帝曰營營求利商賈事也王允道請置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可謂大哉王言日照知縣以壽督運得上考帝以無與學課農績非爲政之本黜之不遣主簿考成

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何恢爲毋乃額外科斂以厲民與此眞得設官爲民之意者若元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贓污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順帝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亦九百四十九人蓋獎廉黜貪國之大典倘墨吏不加嚴斥則官方紊而風俗不可問矣見讀史提要錄

程濟事以厲禁多佚

吳鴈山曰關中八志素有名尤以朝邑志爲最顧舊志不書程濟事韓五泉獨病其闕略見五泉自序 按建文遜國一事錢虞山十必無朱竹垞十三不足信之辨最詳謂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皆爲僞書不足據鄭曉今言

云金川門開天竺僧溥洽爲建文帝薙髮長陵聞其事四之永樂十六年姚廣孝疾革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廣孝於榻上叩首曰溥洽繫獄久矣上卽日出之都穆譚纂所載正同是知帝卽祝髮出亡亦溥洽非程濟也而楊士奇爲溥洽塔銘則並不言剃髮事但云遭讒左遷周忱撰鳳嶺講寺記則云公當永樂間爲同列所間下獄兩公身事長陵服官史館所紀非野史可比然則朝邑舊志不書程濟事不爲無見而五泉顧病其闕畧何耶而黃石牧又謂虞山據史鑒字明古成化間高士有西村集乞吳文定寬撰其曾祖彬墓表以駿致身錄因以駿從亡已不知萬歷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謫戍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野附國

史太祖本紀後諸書至是始出成化距永樂末迄[illegible]五年未弛禁也鑒以處士乞朝臣之文有觸礙者鑒或[illegible]之覽或削之溥洽塔銘不書削髮或以此耳今觀此志乃云文皇帝至江上溥逃去不知所終見下卷人物志則似實有其人而獨不言出亡之事豈五泉以朝邑人志朝邑事又別有所據而云然耶福藩稱制時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論者已譏其太濫而程濟史仲彬顧不及焉則事之不足信亦明矣今　欽定明史本紀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傳疑傳信兩得之已

于忠肅易儲疏

碧谿詩話齊次風侍郎未遇時夢于忠肅曰景泰帝易儲

事吾嘗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遂妄加疑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公他日當檢出示人以雪吾冤及侍郎修明史綱目親至皇史宬徧覓忠肅奏疏卒不得後餘姚邵進士晉涵預分纂之任親到皇史宬求忠肅疏亦不得但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册載景泰某年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卽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

王忠肅家法

王忠肅翱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歲始語翱翱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卽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耶翱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謂亂而敬擾而毅簡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

選舉愆期

萬歷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俞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爲第一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四十四年丙辰會元沈同和試卷係第六名趙鳴陽代倩事覺同和削籍爲民鳴陽謫戍四十七年己未廷試狀元莊蔡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劾之不報明世最重科目而時事如此足以覘盛衰之運

勝朝殉節諸臣錄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

詹科道博徵史乘核議獎䘏明代遺忠　予謚入祠以昭彰慰若封疆若甲申若福唐魯桂諸王以及寇難並建文時殉節之臣能忠於所事者共一千六百餘人皆仍其原官臚列姓名考證事蹟專謚通謚各為分册四十一年十一月書成　奏進　御製詩篇弁諸簡首褒忠之典超越千古矣

南都兩案

南都擁立順治乙酉二月鴻臚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亦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

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諭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鞫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孫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胤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特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徑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

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并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甯南侯左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偏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顔者少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戾乎甯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

求御全雨對發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閒兒童所能假襄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畧論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 王師薄南都王出

舁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又順治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由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妃故周府宮人洛陽破妃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若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爲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鞫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嚮勿審改命屈尚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史閣部探

茶餘客話載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史稱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者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天之祚忠節良非偶然而鄧公卹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

蠡勺編卷三十六

譚瑩玉生覆校